



居士集卷第三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一

墓誌五首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
 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
 常為諸侯後徙其封于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
 為氏自杜赫為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
 建平侯延年仍顯于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于晉又
 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其
 為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



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
家法不遷於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
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
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
公為人尤潔廉自刻。刻作其為大臣事其上以不欺
為忠。推於人以行已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
至考其大節。偉如也。君一作至考其始終之欽節。雖占
天下國家以重退而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
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

陝

天子祀明堂。遣使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
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為揚州觀
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
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為三司戶
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為河北路
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為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
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
閣學士。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
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郎。
即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

事如其為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為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為條目必使吏不得為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遥嘗以吏事適他州而孫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日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日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轉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為爾乃

為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次辦得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棄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為之屈者世皆以為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為治以聽斷盜訟為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為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

爭其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
遂乃一作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其事不當得
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
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
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勅諸
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交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
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
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
用去矣姑以待之慶曆之初上馱西兵之久出而民
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

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
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二
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
至慙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
某封還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
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
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
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
人雖韓公亦以為可舉公爭以為不可大臣至有欲
以沮軍罪公者然其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

雍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
 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
 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為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
 世俗指公與為朋黨者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
 者將罷去公獨以為不可遂故一作亦罷以尚書左丞
 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為相衣服飲食無
 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
 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
 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
 學工書畫喜為詩讀書雖老不倦推將大後進今世知

名士多出其門屠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
 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
 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為人
 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
 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為善惟日此無不足者
 歟曾祖太子少保師作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
 詹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負外郎諱遂良追封韓
 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娶相里氏封晉國
 夫人子男曰誥大理評事訢太常博士訥將作監主
 簿詒祕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

欽次適祕閣校理李繼次適單州團練推官張遵道
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于家其子訢以其年十
月十八日葬公于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
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
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
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
官臣國公即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紀豈無臣工
為予執法何以台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
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為少不俾黃耇

喪予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
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
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彊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
果於有為子漸為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
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教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
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偽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
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
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

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廕補三班借職補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為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署益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于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此無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

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一作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為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暮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此一作字一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于一作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一作龍洲

里其平生所為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子男四人曰材植、棧、桴、鳴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近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累可嫉其如斯。

太子中舍梅君墓誌銘

故太子中舍致仕梅君諱讓，字克讓，世為宣城人。常以文學仕進，君獨不肯仕。其弟詢勉之，君曰：士之仕

也，進而取榮祿易，欲行其志而無媿於心者難。吾豈不欲仕哉，居其此一无官不得行其志，食其此一无祿而有媿於其心者，吾不為也。今吾居父母之邦，事長老以恭，接朋友以信，守吾墳墓，安吾里閭，以老死而無恨，此吾志也。其弟後貴，顯必欲官之，君堅不肯，乃奏任君大理評事，致仕于家。有子六人，曰堯臣、曰正臣、曰彥臣、曰禹臣、曰純臣。其一早卒，其三子皆仕宦而堯臣有名當世。今為國子博士，累以郊祀恩進。君為太子中舍，君既老，堯臣來歸，朱服象笏，侍君旁，鄉人不榮其子而榮其父。堯臣等皆以君年高願留養，君

不許曰此非吾意也。顧其二子曰勉爾朝夕以輔吾老。顧其三子曰勉爾名譽以為吾榮。居者養吾體仕者養吾志可也。君享年九十有一。一作康彊無恙以皇祐元年正月朔卒于家。其子堯臣泣請於其友廬陵歐陽脩曰堯臣不肖仕不顯而無聞不足以成吾先人之志。退託文字以銘後世。又不敢以自私予乃為之。一本上四字作銘曰志之充樂也。一作中壽以隆福有終銘無窮耀幽宮

湖州長史蘇君世志銘并序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又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

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為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為國家樂育賢材者惜孰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羨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府字為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為學士參

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
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
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
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
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為文章所至
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
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
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一作於久安尤而一作因
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
是時范文正公與令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

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
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
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為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
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
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相輔繼罷去天下事
卒不復施為君携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
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
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狎草一作書皆可愛故其雖短
章醉墨落筆爭為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
其所傳而喜注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

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一作後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為盜，無敢辨其寃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今今翰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為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乎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為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謂為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為有力兮，胡不反予之

豈彼能兮一作此不為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予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一作昭昭其永垂。

翰林侍讀侍講學士王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洙，字原叔，其生始能言，已知為詩。指物一有能賦，既長，學問自六經史記百氏之書，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算法訓故字音一本上四字作方無所不學。學必通達，如其專家，其語言初如不出諸口，已而辨別條理，發其精微，聽者忘倦。決疑請益，人人

必得其所欲故自其少也一時名臣賢士皆稱慕之
其名聲著天下初舉進士為廬州舒城尉坐事免官
歸居南京故相臨淄晏公為留守奇其文章待以客
禮久之復調賀州富川主簿未行臨淄公薦其才留
居應天府學教諸生會此一無詔舉經術士為學官京
東轉運使舉公應詔召為國子監直講遷大理評事
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同判
太常寺慶曆中小人有不便大臣執政者欲排去之
未知所發而杜丞相子壻蘇舜欽為集賢校理負時
名所與交遊皆當世賢豪也而舜欽坐監進奏院補

神會客為御史所彈公以預作坐客貶知濠州徙知

襄徐亳三州范文正公富丞相皆言王其學問經術
多識故事宜在朝廷復召為檢討同判太常寺侍講
充史館修撰拜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至和元年
九月為翰林學士三年以親嫌改侍讀學士兼侍講
學士嘉祐二年九月甲戌朔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一
累官至尚書吏部郎中階朝散大夫勲輕車都尉爵
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公為人寬厚樂易孝於宗族信
於朋友諸孤不能自立者皆為之嫁娶始舉進士時
與郭稹同保人有告稹冒祖有母禫者法當連坐主

司召公問果保稹否不然可易也公言保之不可易也於是與稹俱罷公以文儒進用能因其所學為上開陳其言緩而不迫天子常喜其說意有所欲必以問之無不能對嘗以塗金龍水牋為飛白詞林二字以褻之至於朝廷他有司前言故實皆就以考正既領太常吉凶禮典撰定尤多嘗修集韻校定史記前後漢書編國朝會要鄉兵制度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略皇祐中大享明堂翰林侍讀學士宋祁言明堂禮廢久必得通知古今之學者詔公共草其儀禮成撰大享明堂記又詔修雅樂晚喜隸書尤有古法著

易傳十篇

一無此其他所撰文章十有餘篇其施於

為政敏而有方襄州中廬成兵驕前為守者惑之不

能制公至因事召之悉集于庭告曰某時為某事者

非其人邪取其一二一無此字實于法餘悉不問由是有

二兵始知懼是時妖賊反貝州州縣無遠近皆警動

佐吏勸公毋給州卒教習者真兵公笑曰是欲防亂

乎此所以使人不安也在徐州遭歲大饑免民舟筭

緡使得糴旁郡而一有出公私米粟賑民所活尤多

一作甚衆有司上其最一有為京東降詔書褒美二諭其

在朝廷多所論議遇人恂恂惟謹及既歿而考其言

皆當世要一作務公知制誥夏竦卒天子以東宮舊
恩賜謚文獻公曰此僖祖皇帝謚也封還其目不為
草莽因曰前有司謚王溥為文獻章得象為文憲字
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而溥得
象皆易謚又嘗論宗戚近幸冒法干恩澤以亂刑賞
又言天下民田稅不均而姦民逃亡有司失其常稅
請用郭諮孫琳十步開方為均田法頒之州縣使因
民訟稍稍均之可不擾而有司得復其常數近時選
諫官御史有執政之臣嘗薦舉者皆以嫌不用公以
謂士飭身勵行而大臣薦賢以報國以嫌廢一作之

是疑大臣而廢賢材不可及論河功邊食皆可施行
方公病時八月開通英閣侍臣並進講讀而公獨病
一作天子思之遣使者問公疾少間否能起而為予
講邪既而公病篤以卒天子震悼賜卹加等贈給事
中特賜謚曰文即以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應天府虞
一作城縣之孟諸鄉土山原公應天宋城人也曾祖
諱厚祖諱化贈太傅父諱礪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公初娶董氏再娶胡氏皆先公卒又娶齊氏封高
陽郡君子男五人長曰叟臣早卒次曰力臣太常寺
太祝次欽臣祕書省正字次陟臣將作監主簿次曾

臣某官

二字無

一女適太常博士陳安道銘曰

惟王氏之先遠自三代下迄戰國商周齊魏其後之人皆以王為氏故其為姓尤多於後世而太原之王出周王子公世可考實太原人後家于宋遂以蕃延惟其皇考是生八子公實其季其德克嗣播其休聲以顯于仕八支之盛名譽材賢公考朝廷儒學之臣退食于家誥誥子孫豈其不樂胡奪之年朝無咨詢士失益友送車國門出涕引首于茲歸藏刻銘不朽

居士集卷第三十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敦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杜祁公墓誌銘衢閩蜀本皆作娶相里氏司馬公記聞亦然惟羅氏并吉本以為李氏近歲吉州教授林仲熊遂入纂誤非也

王文公墓誌銘諸本皆作階朝奉大夫惟羅氏本作朝散大夫

蘇長史墓誌天下殆於久安二十三卷余襄公神道碑作息於久安朝佐攷公集息殆迨三字似通

用徐氏墓誌吾母不以愛殆我殺城縣夫子廟記
見者殆焉此亦以息為殆也劉侍讀墓誌殆今三
十年祭丁學士文殆榮華之銷歇此則以迄為殆
也諸本間有改者覽者以意讀之

杜祁公墓誌銘而三人者遂欲盡筆舉事擬加工書

畫蠶心體有李端懿一本以其用俗書畫字遂削

蘇君墓銘太子太師國公下三有林文章一作華所好作

其

居士集卷第三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二

墓誌七首

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

公墓誌銘并序

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為唐輝州刺
史遭世亂因留家礪山礪山近宋其後又徙宋州之
虞城今為應天虞城人也公諱堯臣字伯庸天聖五
年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名試以著作
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歲大饑群盜發民倉廩吏法
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

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丁父憂服除為三司
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廢居瑤華宮有疾上
頗哀憐之方后廢時宦者閻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
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疑文應有姦謀公請付其事
御史考按虛實以釋天下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
用事無敢指言者其有後文應卒以恣橫斥死后猶
在殯有司以歲正月用故事張燈公言郭氏幸得蒙
厚恩復位號乃天子后也張燈可廢上遽為之罷景
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賜服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
兼門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

元昊反西邊用兵以公為陝西體量安撫使公視四
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攻
某路宜急為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
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為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
任福等戰死今韓丞相坐主帥失律奪招討副使知
秦州范文正公亦以移書元昊不先聞奪招討副使
知耀州公因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
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
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忤宰相意并其他議多格不
行明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

為備處由是始以公言為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上以為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略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德順軍於籠竿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以其地募弓箭手其所更置尤多方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為榜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

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貴果出降明年四月以學士權三司使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為三司者皆厚賦暴斂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為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為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暮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

其餘而積於有司者又字有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其業公曰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母老願解煩劇天子多公功以為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群牧使初宦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為不可度支副使林澁附永和議不已公奏罷澁乃止益利夔三路轉運使皆請增民鹽井課歲可為錢十餘萬公亦以為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為飛語及上之左右徃徃讒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為之亦自若也及公既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其

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丁卯憂去職服除復為學士群牧使再遷給事中皇祐三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公持法守正遂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醫師樂工嬖習之賤莫不關樞密而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損之可絕絕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為定令由是小人益然構為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衆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為忠為下令購為書者甚急公益感勵在位六年廢職修舉皆有條理樞密使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徃徃造作言語以相扇動人情以為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

以語衆折青為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復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為鑒戒青稍沮畏嘉祐元年三月拜戶部侍郎叅知政事三年遷吏部侍郎八月二十一日以疾薨于位享年五十有六公在政事論議有所不同必反復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為獨見在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其所設施與在樞密時特異豈政事者丞相府也其體自宜如是邪公為人純質雖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純臣相友愛世稱孝悌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誠意無所矯飾善知人多所稱薦士為時名臣者甚衆有又

忠

集五十一排卷將終口授其弟純臣遺奏以宗廟至重儲嗣未立為憂天子愍然臨其喪輟視朝一日贈左僕射太常諡曰文安曾祖諱化某官一無其官贈太傅妣戚氏封曹國太夫人祖諱礪某官父諱瀆某官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袁氏郭氏一作國太夫人妣仇氏徐國太夫人娶丁氏安康郡夫人子男三人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太祝早卒朋老大理評事二女長適校書郎戚師道早卒次未嫁王氏自遷虞城由公曾祖而下或葬雙金或葬土山皆在虞城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改葬公之皇考于宋城

縣平臺鄉石落原而以公從葬焉銘曰
 王為祁人遭亂不還六世之祖初留礪山其後再遷
 虞宋之間遂安其居葬不遠上宋多名家王實大族
 族大而振自公顯聞公初奮躬以學以文逢國多事
 有勞有勩利歸于邦怨不避身帝識其忠謂堪示
 俾副樞機出入惟密遂參政事實有謀謨誰中止之
 不俾相予帝有褒章懸飾之贈長子百寮考德惟稱
 維古載功在其廟器今亦有銘幽宮是閱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使部尚書正肅

吳公墓誌銘

嘉祐四年十一月丁未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
 夫尚書左丞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上柱國渤海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贈吏部
 尚書謚曰正肅吳公葬于鄭州荊鄭縣崇義鄉朝村
 之原吳氏世為建安人自高曾以來皆葬建州之浦
 城至公始葬其皇考于新鄭公諱育字春卿為人明
 敏勁果彊學博辯能自忖一作度不可守不發已發
 莫能屈奪天聖中與其弟京方俱舉進士試禮部為
 第一遂中甲科而京方皆及弟當是時吳氏兄弟名
 聞天下公初以大理評事知臨山諸暨二縣遷本寺

丞知襄城縣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入三等遷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同知太常禮院三司戶部度支二判官知諫院脩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大理二寺吏部流內銓史館修撰累遷起居舍人為翰林學士久之遷禮部郎中以學士知開封府公為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雖久愈思之初秦悼王葬汝州界中其後子孫當從葬者與其歲時上冢者不絕故宗室宦官常往來為州縣患公在襄城每裁抑一作之宗室宦官怒或夜半叩縣門索牛駕車以動之公輒不應及旦徐告曰牛不可得也由是宗室宦

官曰此不可為也凡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至他境矣然後敢縱獵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何有以及斯人去其為害者而已居數日發大姦吏一人流于嶺外一府股栗又得巨盜積贓萬九千緡獄具而輒再變衆疑以為冤天子為遣他吏按之卒伏法由是京師肅清方元昊叛河西契丹亦乘間隳盟朝廷多故公數言事獻計畫自元昊初遣使上書有不順語朝廷亟命將出師而群臣爭言堅子即可作一作誅滅獨公以謂元昊雖名藩臣而實夷狄其服叛荒忽不常宜示以不足責外置之且其已僭名號誇

由

其人勢必不能自削以取，蓋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得其欲，耳不肯妄動。然時方銳意於必討，故皆以公言為不然。其後師久無功，而無一此元昊亦歸過自新，天子為除其罪，卒以為夏國主。由是議者始悔不用公言，而虛弊中國。公在開封數以職事辨爭，或有不得，則輒請引去。天子惜之，慶曆五年正月以為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三月拜叅知政事，與賈丞相爭事，上前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變。公論辯不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顧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上顧以多一作公直乃復以為樞密。

副使居歲餘，大旱，賈丞相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臣廷爭為不肅，故兩不時若因并罷公。以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州故多盜，公按令為民立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為息，京師有告妖賊千人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為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

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拜資政
權學士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又徙陝府遷禮
部侍郎徙永興軍丁父憂去官起復懇請終喪服除
加拜翰林侍讀學士且召之公辭以疾上惻然遣使
者存問賜以名藥遂以知汝州居久之又辭以疾即
以為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疾少間一作
愈復知陝府加拜資政殿大學士自公罷去上數為
大臣言吳某剛正可用每召之輒以疾不至於是召
還始侍講禁中判通進銀臺司尚書都省明年拜宣
徽南院使郵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龐丞相經略

河東與夏人爭麟州界亟築柵於白草公以謂約不
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遽以利害牒河東移書龐公且
奏疏論之延一有朝皆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
郭恩而龐丞相與其將校十數人皆以此得罪麟府
遂警既而公復以疾辭不任邊事且求解宣徽使乃
復以為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遂徙河
南公前在河南踰月而去河南人思之聞其復來皆
驩呼送于路惟恐後其卒也皆聚哭公享年五十有
五以嘉祐三年四月十五日一辨卒于位一有諡
輟朝一日曾祖諱進忠贈太師妣陳氏吳國太夫人

祖諱諒贈中書令妣葛氏越國太夫人父諱待問官
至禮部侍郎贈太保妣李氏楚國太夫人娶王氏太
原郡夫人子男十人安度安矩安素皆太常寺太祝
安常大理評事安正安本安序皆秘書省正字安厚
太常寺奉禮郎安憲安節未仕女三人長適集賢校
理韓宗彥次適著作佐郎龐元英皆早卒次適光祿
寺丞任逸公在二府時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
在廷士大夫以為榮而公蹶踏不安自言子班父前
非所以示人以法顧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
得罷去不聽天子數推恩群臣子弟公每先及宗族

踈遠者至公之卒子孫未官者七人有文集五十卷

尤長於論議銘曰

顯父吳公有家于閩自我皇考卜茲新原厚壤深泉

樂其寬閑今公其從公志之安公昔尚少一作始來

京師挾其二季名發聲馳乃賜之策以承帝問語驚

于一作天廷有備其論乃登侍從乃任大臣出入險夷

周旋屈伸公所策事先其利害初有不從後無不悔

公於臨政簡以便人人失一作去而思愈久彌新帝曰

廷臣汝剛而直來汝予用斷余不感公曰臣愚負薪

之憂帝為咨嗟公其少休優以本邦寵其秩祿尚冀

公來公卒不復史臣考德作銘幽宅

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墓誌銘

嘉祐五年八月某日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澶州軍州事隴西李公得暴疾薨于州之正寢其以疾聞也上方宴禁中為止樂命中貴人馳國醫往視未及行而以薨聞詔輟視朝一日賜其家黃金三百兩贈公感德軍節度使已而又贈兼侍中太常謚曰某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開封府開封縣襄親鄉先塋之次公諱端懿字元伯開封人也右千牛衛將軍贈大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雍西元靖王諱崇矩之曾孫

連州刺史贈太師諱繼昌之孫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許和文公諱遵勗之子母曰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女真宗之妹今天子之姑屬親而尊禮秩崇顯其淑德美問彰于內外而和文公好學不倦折節下士喜交名公卿一時翕然號稱賢尉故李氏之盛受寵三朝而天下之士不侈其榮而樂道其德公為冢子於其家法習見安行不待教告少篤學問長而孝友喜為詩工書畫至於陰陽醫術星經地理無所不通七歲為如京副使歷文思副使供備庫使洛苑使新州刺史康懷二州團練

使濟州防禦使坐知冀州失捕妖人降授單州團練使知均州未行改滑州兵馬鈐轄居歲中遷汝州防禦使蔡州觀察使天子祀明堂推恩徙華州觀察使獻穆大長公主薨起復為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公泣血辭讓願終喪制上不許其讓許其終喪給以全俸服除拜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累階金紫光祿大夫勲上柱國爵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戶實封九百戶公為兒時上在東宮貞宗命公侍研席上尤親愛嘗解方玉帶賜之稍長出入宮禁禮如家人雖燕見語不及私數為上陳朝廷闕失開說古今治亂多所

補益退而未嘗言公既薨得其遺藁之末上者言宗室事甚詳其餘不傳公少自勉勵見士大夫有失節廢義者輒歎曰士起寒苦以學行自名至牽利欲遂亡其所守况驕佚易習而生長富貴間邪故常惕然痛自刮磨思立名節聞一善士傾身下之而賢士大夫亦樂與之遊以此多得名譽方大長公主在時數欲求外官以自効不可得久之出知冀州為政循法度檢身束下民以不擾歲滿召還初在冀捕妖人李校校竊自經死驗得實矣後貝州妖賊王則開城叛聲言校在以惑衆公坐貶官已而則誅城開無李校

者乃遷公防禦使又知鄆州安撫京東之西路是歲
京東水災民饑流亡公為治室廬發倉廩而流人至
者如歸咸賴以全活置弓手馬教其馬鬪皆如精兵
治汶陽堤百餘里鄆人遂無水患又知澶州發軍吏
之姦者去之沉其尤者於遠方然後明軍籍均其勞
逸軍中稱平而畏其法始下令捕盜有登隣屋取一
杓者遽寘之法以徇於市曰是固足以信吾令由是
盜賊屏息公雖以公主子自少居京師常領職事其
在三班院尤為稱職三班掌諸使臣功過黜陟而主
者皆顯官自重或貴家子食俸廩而已吏得因依為

姦而職廢久不省至公始躬治簿書考覈虛實賞罰
必當後人多遵用其法及出為三州又皆有治狀故
雖享年不永不究其所施而士君子皆知其非安於
富貴者也及聞其喪也莫不痛惜焉公自為鎮潼留
後十年不遷上以其久也以為寧遠軍節度使公懇
辭不拜及其薨也遂贈感德軍節度使公享年四十
有八娶郭氏封仁壽郡君先公九年卒贈太原郡夫
人西京左藏庫使昌州團練使中和之女子男五人
長曰詵供備庫副使次曰諶曰詢皆右侍禁次曰諄
曰訢尚幼女四人長適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吉州團

練使建安郡公宗保早卒次適祕書丞夏倚次適皇
姪左領軍衛大將軍宗景次適皇姪孫右監門衛將
軍世逸公平生嘗語其子弟曰吾蒙國厚恩未有以
報吾且死宜有遺言毋因以求恩澤及其薨也其家
如其言銘曰

允矣和文惟時顯人蔚有士譽匪矜帝姻賚其子孫
列爵啓國惟公承之克似其德士起寒家驕于滿盈
紛其利欲敗節墮名公生盛族赫奕高明都尉之子
天子之甥惟謹惟恭其色不懈聞善如貪在得思戒
間亦宴見忠言告猷學而從政有惠三州享其多美

貞

獨不遐年高旌臣節以貞于泉昌又贈之金璫附蟬
寵渥名榮榮一作名惟有其實刻詩同藏其固其密

居士集卷第三十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王文安公墓銘封曹國封字無

吳正肅公墓銘才識蕪茂明於體用正一作直贊良方上

顧上一作開州故多盜州一作蔡留守司守字無本邦一作邦

李留後墓銘即以其年其一年作

續添

吳正肅公墓銘上顧上舞州故多盜州作蔡

共晨

居士集卷第三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三

墓誌四首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
併序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氏宣州宣城人也許氏世以孝
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當官兄弟相讓久之曰吾弟
棟後必成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徙居海陵力耕
以養其母調明州定海劔州順昌縣尉泰州軍事推
官戍兵千人自海上亡歸州守聞變不知所為公為
誌其所以來二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曰惑衆

者此爾其餘何罪勞其徒而遣之遷鎮東軍節度推
官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為漕渠一尺
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溉
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投問公曰使民罪令可
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再遷太
子中舍監揚州博臨和糴倉知泰州如臯縣所至民
愛思之公為吏喜修廢壞其術長於治財自元昊叛
河西兵出久無功而天下勞弊三司使言公材以主
權貨公言先時買人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故
錢償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

請高塞粟之償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滯積而西
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是時京師粟
少而江淮歲漕不給三司使懼大臣以為憂叅知政
事范仲淹謂公獨可辦乃以公為江淮兩浙荆湖發
運判官公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
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
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
月京師足食既而嘆曰此可為於乏時然歲漕不給
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斂轉徙至
於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

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公初以殿中丞為判官已而為副為使每歲終會計來朝天子必加恩禮特賜進士出身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凡在職十有三年已而曰臣憊矣願乞臣一州天子顧代公者難其人其請至八九久之察其實病且老矣乃以知揚州居歲餘徙知越州公益病又徙泰州至州未視事以嘉祐二年四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曾祖諱稠池州錄事叅軍祖諱規贈大理評事父諱逖尚書司封員外郎贈工部侍郎公娶馮氏封崇德縣君先公卒子男二人長曰宗旦真州揚子縣主簿次

白宗孟守將作監主簿女一人適太常寺太祝滕希雅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充至公為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方其去職有勸公進為羨餘者公曰吾豈聚斂者哉敢用此以希寵公為人善談論與人交久而益篤於其家尤孝悌所得俸祿分給宗族無親疎之異其孤宗旦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真州揚子縣甘露鄉之某原其所與遊廬陵歐陽脩誌於其墓曰嗚呼為天下者固常養材於無事之時蓋必有事然後材臣出自寶元慶曆以來兵動一方奔走從事於

其間者皆號稱天下豪傑其智者出謀材者獻力訖
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遭此時用其所長且久於其官
故得卒就其業而成此名此其可以書矣乃為之銘
曰
材難矣有蘊而不得其時特逢矣有用而不盡其施
功難成而易毀雖明哲或不能以自知公材之敏兮
用適其宜志方甚壯兮力則先衰行著于家而勞施
于國永幽其閔兮銘以哀之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
諫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
得同學究出身為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
及第為此一解華州觀察推官轉居一作使李紘薦其材遷
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
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
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
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
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為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
敢煩公公乃從容為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
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為

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大
常博士初公為樞密副使薦于朝得秘閣校理是時
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
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甚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
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
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宮禁
事他人猶須委曲間諷而公獨曰所謂正者正嫡也
其餘皆編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
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
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

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
上深嘉納之保川兵變前有告者大臣奏將殺之公
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滄
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滄違節度將誅之大臣
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洙不可罪
由是罷洙而釋滄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
言補益尤多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
者其後言宰相以其事當去者上亟為罷之因以陳
執中為叅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
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

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靜愈切不自
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
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政府又
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
似不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
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
辨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貌山攻
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
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為精兵盜
賊為息改當東西衝吏苦厨傳而前為守者顧毀譽

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
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為法其為轉運
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
官吏而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
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
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
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港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
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
為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為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
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

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彊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
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為人說如其身履其
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
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
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公
既卒詔取其書藏于祕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
七卷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
孤兒教育如已子曾祖諱恕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貴
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
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

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實皆將作監主
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
七月丁酉葬公于陽翟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
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
弱兮志則彊積之厚兮發也光宜壽兮奄以藏有深
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梅聖俞墓誌銘并序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於城東汴
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

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謂一作

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一作茲坊大人誰也何致容之多也居

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二字一哭

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

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一作

子增此一無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于某所

一作宣城人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城

人也堯一作姓梅氏名自此字無其家世頗一作有能詩而

從一作父勳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

童兒一作野史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

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

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間肆平

淡父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

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

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

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

譏笑詈一發之一字於詩然用以為驩而不怨懟可謂

君子者也初在河南拜有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

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

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葉

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風雅以誦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祫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為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

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東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一作恩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柎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為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

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干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錙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

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江鄰幾墓誌銘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為人外若簡曠而內行修飭不
妄動於利欲其彊學博覽無所不通而此無不以矜
人至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
言者其為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閒遠往往造人
之不至善隸書喜琴奕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
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
當時舉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
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歷信潞二州司法丞

又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澶州
以母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
終喪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當
慶曆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
蘇子美杜丞相壻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
皆被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
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
南曹登聞檢鼓作院為羣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
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向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
郎中君於治人則曰為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

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辨疑折獄則或權以術舉無
不得而不常用亦不自以為能也君所著書號唐宜
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
一篇言皇嗣事以謂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為嫌而
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為深切
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
林學士劉筠無後而官沒其貲宜為立後還其貲劉
氏一有得不絕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
其賢而在上位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
夫始相慶以為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

自以為得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
年四月乙亥以疾終于京師即以其年六月庚申葬
于某所一作陽夏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亡恙時為
理治一作命數百言已而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
已著之矣遂不復言曾祖諱濬殿中丞贈駕部員外
郎妣李氏始一作平縣大君祖諱日新駕部員外郎
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傳
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永
安縣君金部郎中或之女先君數月卒子男三人長
曰懋簡并州司戶叅軍次曰懋相太廟齋郎次曰懋

迪女三人長適祕書丞錢衮餘尚幼君姓江氏開封
陳留人也自漢轅陽侯德居於陳留之圍城其後子
孫分散一作居而君世至今居圍城不去自高祖而上
七世葬圍南夏岡由大三父而下三世乃葬陽夏銘
曰
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豈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
不苟嗟吾歎幾兮卒以不偶舉世之隨兮君子之守
衆人所亡兮君子之存其失一世兮其存不朽惟其
自以為得兮吾將誰咎
居士集卷第三十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熙寧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孫公墓銘

未嘗罪言者

五字上一

宜壽号

且字上一

梅聖俞墓銘

號詩人者

一作號

見其文

作詩

居士集卷第三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四

墓誌五首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墓誌銘并序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諱長孺字元卿絳州正
平人也。贈太傅諱溫瑜之曾孫。殿中丞贈太師諱化
光之孫。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睦之子。尚書
戶部侍郎贈司空簡肅公兄之子。薛為絳大族。簡肅
公為時名臣。君為薛氏良子弟。少用簡肅公蔭。補郊
社齋郎。將作監主簿。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衛尉大
理寺丞。太子右一作左贊善大夫。殿中丞。國子博士。尚

書虞部北部駕部三負外郎歷知趙州臨城縣通判
漢湖滑三州知彭州坐斷獄降監陽武縣稅會簡肅
公夫人薨塋于絳州即起君知州事以辦塋歲滿通
判成都府未行遂以疾致仕君于許州之郟城嘉祐
六年七月丙午以卒享年六十有一君在漢州州兵
數百殺其軍校燒營以為亂君挺身徒步自壞垣入
其營中以禍福語亂卒曰叛者立左脅從者立右於
是數百人者皆趨立於右獨叛者十三人亡去州遂
無事明年蜀大饑今韓丞相安撫兩川獨漢人不甚
殍賜詔書獎諭其在絳也曰絳吾鄉里也長老乃吾

父師子弟猶吾子弟也為立學置學官以教之為政
有惠愛絳人大悅君為人謹默淳質平居似不能言
而其臨事如此先娶李氏早亡後娶董氏封范陽縣
君子男二人長曰延永興軍醴泉縣主簿次曰通蔡
州司戶參軍孫男曰震孫女三人以治平三年二月
乙酉塋于絳州正平縣清原一作原鄉周村原將塋其
女弟之夫歐陽脩為之銘曰
維聖有言兮仁勇而壽壽胡不多兮勇則信有為政
鄉州兮稱于長老匿車來歸兮鄉人奔走遺思在人
兮刻銘不朽

國子博士薛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良孺字得之姓薛氏絳州正平人也少孤育於其叔父是為簡肅公以公蔭為將作監主簿太常寺奉禮郎大理評事將作監丞大理寺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殿中丞嘗知秦州清水縣縣雜蕃夷君為簡其政令示之必信蕃夷畏愛歲滿罷去人甚思之其後簽書通判軍判官公事與其軍守爭事坐停官久之復為殿中丞遷國子博士監陳州清酒務君初八年二月甲午以疾卒于官舍享年四十有六宋興百年薛姓五顯而簡肅公以清德真節聞故其家法嚴

而子弟多賢材君為人開爽明秀幼為簡肅公所愛若已過一作其子長工書作歌詩嘗一舉進士不中以蔭補例監庫務無所施其能一為民政遂有聲平居喜飲酒談笑與其親戚朋友驩然未嘗有怨惡其在通利真其軍守所爭皆公事既廢無對色至卒窮以死豁如也嗚呼可哀也已曾祖贈太傅諱溫瑜祖贈太師諱化老父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睦君娶張氏故樞密直學士逸之女封仁壽縣君先君二歲而卒子男一人曰遜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王正甫次適太常寺天祝王端甫次尚幼治平三年二月乙

酉其孤遜舉其喪合塋于絳州正平縣清原一作鄉

周村原將塋廬陵歐陽脩曰余薛氏壻也與君遊而

賢其人宜有以哀之乃為之銘曰

維古才子兮出于名族嗟吾得之兮既哲而淑有能
不施兮不遐以趣卒困于艱兮泰乎自足絳水深長
兮山岡起伏利我後人兮安于吉卜

祖徠石先生墓誌銘并序

祖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祖徠
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
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祖徠魯之望先生魯人

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祖徠先
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
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
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
出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
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
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一作諱世俗頗駭其言由是
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一作欲擠之
死先生安然不感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
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

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詳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吳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

意甚銳先生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教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開居祖徠後官于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蓋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眾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亦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官文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肆

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有稱
物義果於惟忠能忘其身惟為於自信者乃可以力
行也。以是行於已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之
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
曰。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
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違
世驚眾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
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收其志。先生直講嚴條
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文為之
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本學通判。權州守。待次于

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
友人盧陵歐陽脩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
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其子凍一作餒不自勝。今
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
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
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道等。未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祭
先生之光矣。敢請銘。其曰。五言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
也。何必吾銘。道等曰。雖然。自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曾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
與子之道兮。逾一作愈。遠而一作州。長道之難行兮。孔孟有

亦云遑遑一世之屯兮萬山之光曰吾不有命子寧
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嗟子雖毀其何
傷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諱明允眉山人也君之
分序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
行美脩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一無此久矣當
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
歐陽脩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
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

學稱于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
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宋偉讀
者踈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
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
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某父諱
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
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
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
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
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舉

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
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
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
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作
精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
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
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愨故得之精自來
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
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脩為上其書召
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

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

祿與陳州項城縣

此一字無

今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

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
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
光祿寺丞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君娶程氏大
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為殿中
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
遜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急難
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
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

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博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塋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樂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諱宿字武平其先豫章人也後徙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為晉陵著姓

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科為真州揚子尉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乃自挈溺吾職也帥率公私舟活數千人歲滿調為合淝主簿張丞弼士遜稱其文行薦諸朝召試學士院為館閣校勘與修北史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賜緋衣銀魚此有知湖州為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公丁母夫入憂去而州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為公立生祠于學中至今祠之公居喪毀瘠過禮三年不居于內服除為三司鹽鐵判官轉尚書祠部員外郎判

度支旬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召還脩起居注以
本官知制誥兼旬當三班院已而兼判吏部流內銓
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斥出
為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
公封還辭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
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久之拜
公翰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判館事
兼端明殿學士累遷尚書左司郎中兼知通進銀臺
司審刑院群牧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醴泉宮判尚
書禮部遂判都省再知禮部貢舉奉使契丹館伴北

使亦皆用而虜人嚴憚之公為人清儉謹默內
和群居笑語謹謹獨正容色溫溫不動聲氣與
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官臨事慎重不輒發發亦
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朝議在官年七十而
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耻厚風
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
功之意當少緩其事一作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
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
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
稱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一作

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
祖考之意皆不可一作不行遂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士議
者患之請更為間歲議已定公獨以為不然曰使士
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
以公言為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為不便而卒用三
歲之制仁宗久未有皇子群臣多以皇嗣為言未省
公以學士當作青辭禱嗣一作于山川即建言儲位
久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
慰安天下之心語甚切至公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
行天人一作文災異之說南京馮慶宮災公以謂南京

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丘國家乘火德
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
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自公始慶曆六年夏河
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公以歲推之曰
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子而極於亥
然陰猶彊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
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
也宜為之備不然必有內盜起於河朔明年玉則以
具州叛公又以為登萊視京師為東北隅乃易一作少
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

損泄故陰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
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
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
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立並配之失
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詔其後并州議
建軍為節鎮。公以星土考之。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
相能也。堯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為宋。星遷實沉
於臺駘。主水。而參為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
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為晉地。參商仇讎之
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偽并。最後

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
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為苟止。而妄隨。故其
言或用或不用。或後卒如其言。然天子察公之忠。欲
大用者久矣。嘉祐六年八月。拜公諫議大夫。樞密副
使。公既慎靜。而當夫一作重任。尤顧惜大體。而群臣方
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馱之。曰。變法。古
一作之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
又以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
待夷狄。若謹為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
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為一

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
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隳大
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為功在位六年其論議類皆如
此英宗即位拜遷一作給事中治平三年累上表乞致
仕未一作允久之拜尚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
杭州為政不略細故或謂大臣不宜自勞公曰此民
事也吾不敢忽以是民尤愛之明年今上即位遷左
丞五月公以疾告遂除太子少師致仕命未至而公
以六月十一日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一作即以
其年十一月某日塋于某州某縣某鄉之某原常州

晉公之曾祖諱...
鄉之臨亭公之曾祖諱...
氏追封晉陵郡太夫人八祖諱徽累贈太師祖妣楊氏
追封華陰郡太夫人余氏嘉興郡太夫人余氏丹陽
郡太夫人龔氏武陵郡太夫人父諱霖累贈太師燕
中書令妣沈氏追封東陽郡太夫人貝氏南陽郡太
夫人李氏金城郡太夫人公累階光祿大夫勳上柱
國開國安定爵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四百戶
賜推誠保德翊戴功臣初娶吳氏追封蘭陵郡夫人
再娶何氏封南康郡夫人子男五人長曰宗堯今為
都官負外郎次曰遵略早卒次曰宗質國子博士次

曰宗炎著作佐郎次曰宗厚祕書省正字早卒女四人皆適士族孫志脩太常寺大祝行脩守祕書省校書郎簡脩試祕書省校書郎世脩德脩安脩奕脩慎脩益脩公自此一無為進士知名于時揚文公億得其詩題于祕閣歎曰吾恨未識此人其舉進士也謝陽夏公絳薦公為第一公名以此益彰而謝公亦以此自負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祕術能化瓦石為黃金子其葬我我以此報子公曰爾之後事吾敢不勉祕術非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亦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有文世

十一有卷銘曰

允矣胡公順外剛中惟初暨終一德之恭公之燕居其氣温温舉必可法思而後言公在朝廷正色侃侃蔚有嘉話一作憂深慮遠不迎利趨不畏勢反有或一作不從後必如之久一作而愈信一作孰不公思侍從之親樞機之密名望三朝清職峻秩愷悌之仁一作宜國黃耆七十而止孰云多壽惟善在人刻銘一作不朽

居士集卷第三十四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蕪益校正

長孺墓銘 鄉州一作州稱于作於

蘇君墓銘 志也愨志也其

胡公墓銘 兩浙路路一風俗化一作于山於山陰生於

子 當作入金歲幾何一作歲入十一月某日甲申追

封 一本惟曾祖妣用追封二字祖妣妣皆削去

居士集卷第三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五

墓誌三首 碣一首 附

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墓誌銘

鄭君諱平字某衡州衡陽人也少儻有大志舉進士中天禧三年甲科為郴州軍事推官監潭州茶場坐茶惡免官久之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連州陽山縣為道州軍事推官丁母憂服除調永州軍事判官監衡州茭源銀冶以疾去官慶曆三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一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其所曾祖諱某永州祁陽令祖諱某江陵府建寧縣令父諱某

道州軍事判官君娶孫氏贈尚書工部侍郎覺之女
子男六人綸總紀經維綬綯早卒總舉進士出身亦
早卒孫七人皆幼君世仕不顯少孤而貧母夫人某
氏賢母也教其三子以學皆有立君與其兄本第章
皆舉進士及第君初監茶場茶實不惡上官挾他事
以罪中之君不自辯竭其貲以償解官而去無愠色
及為陽山有善政民甚愛之其既以疾廢慨然歎曰
吾少力學而不幸廢以疾吾終不用於時矣安事空
言哉即取其平生所為文藁悉焚之嗚呼君之志可
哀也已自三代詩書已來立言之士多矣其始無不

欲其言之傳也而散亡磨滅泯然不復見於後世者
何可勝數或暫見而終沒或其言雖傳而其人不為
世所貴者有矣惟君子有諸躬而不可揜者不待自
言而傳也君之不欲見於空言其可謂善慮於無窮
者矣其志豈不遠哉雖然君之志既不自見於言而
宜有為之著者銘所以彰善而著無窮也乃為之銘
曰

夫惟自信者不疑知命者不感故能得失不累其心
喜愠不見其色嗚呼鄭君學幾於此斯可謂之君子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
甲科為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
館閣校勘慶曆三年以祕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
修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
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賦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
既已排群議進退一作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
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
事感激無所迴避走二有於權倖畏歛不敢撓法干政
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
校革弊修廢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

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為尤多四年以
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為福建路轉運
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為利為公立生祠于塘側
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
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今叅知政事唐公介時為
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別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
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
召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內銓御
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除他
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

封還之而上遇公益厚百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
命特賜冠帔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
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
復知泉州公為政精明而世一作閩人尤有知其風
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
其甚害往時閩人七作多奸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
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
為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
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
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為

存否則深自愧恨為鄉里羞而姦民游手無賴子幸
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
有親亡必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
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責終身困
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邪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
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
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
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
率詣州請為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即退而以
公善政私刻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

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為難
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
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
喜破蕪發有隱吏不能欺至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
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下暨百司因習
蠹弊切磨剝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七
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英宗即位數大賞
賚及作永昭陵皆猝辦於縣官經費外公應煩愈間
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
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以徃三年徙南京留守

未行丁母夫人自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
五十有六蔡氏之譜自晉後事申郎克以來世有顯
聞其後中衰隱德不仕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
為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于閩與方州領使一路
二一作親尚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
榮其父母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彊
如少者歲時為壽母子鬢髮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煌
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為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為父
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公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
不御酒肉為位以哭盡哀乃止嘗會飲會靈東園坐

客有射矢誤中一有傷人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喧然
事既聞上以叙有以問公公即再拜媿謝終不自辯
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為文章清道粹美有文集若干
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書故其殘章斷藁人
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
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
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既卒
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
新即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為之惻然特贈吏
部侍郎官其子曼為秘書省正字孫傳傳作及第之

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賻卹以曼尚幼命守
吏助給其喪事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
外郎父諱琇贈刑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
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勻將作監主簿曰
旬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曼也女三人一適著作
佐郎謝仲規二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塋公於莆田
縣某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物寶惟士之賢疑蔡公
其人傑然奮躬當朝讜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
關作間歸于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

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其木凡閩之人過者必肅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為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為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既薨天子賜謚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

職而陛下侵臣官跡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為更其謚曰文在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圻司又權度支判官同脩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愠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入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古有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

羞媿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為有字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為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首舉稱為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拾既廷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群臣毋得以請迨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柰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群臣請

而禮官前拾請祔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覺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謚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拾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既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及目既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于時矣會永興闕守因自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

族豪猾難治猶習故都時此無態公方發大姓范偉
事獄未具而公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
事聞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為
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奪發運使冒占雷塘田數百
頃予民民至今以為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早歉所至
必雨雪蝗輒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
賊禁止至路不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
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圖老莊之說無所不
通其為文章尤敏贍嘗直禁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
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

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誥在年當以次遷翰
林學士者數矣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
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大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
所建明如古渭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
宜罷以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
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
物其事不聞于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
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眾而攻之急其雖
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
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

竒其材已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
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
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少間
復求外補上悵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
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
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于官享年五十嗚
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
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為謗
語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
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

事中階朝散大夫勳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爵公邑
戶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諱璵贈大理評事祖
諱式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戶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
主客郎中贈工部員外郎尚書公再娶論氏皆侍御史
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
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
寺丞次當特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
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錄
其兩孫望旦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為人
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為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

而不較。亦不介于胸中。居家不問有無喜。賙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做友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為春秋之說。曰傳曰推衡曰說。倒曰文。樵三。無曰意。林合四十一。此。無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卷。而七經小傳全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其弟放與其子奉世等。塋公於某所。魏陵鄉相于先塋以來請銘。乃為之銘曰。

嗚呼。惟仲原父。學彊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大不施。奪其齡。惟其文章。察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維古聖賢。

皆後身。有。如不信。考斯銘。

零陵縣令贈尚書都官員外郎吳君墓碣銘

并序

君諱舉。字大冲。姓吳氏。興國軍永興人也。曾祖諱瑗。祖諱章。父諱恩。迥五代之際。自江以南。為南唐。吳氏亦微不顯。君當李煜時。以明經為彭澤主簿。太祖皇帝君煜來朝。煜不奉詔。遣曹彬討之。前鋒兵破池陽。遣使招降。郡縣使者至彭澤。其令欲以城降。君以大義責之。且曰。吾能為李氏死。爾乃共殺使者。為煜守。煜已降。君為游兵。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君曰。

固當如是爾。主將義而釋之，當是時嘗任煜者，皆隨煜至京師，得復補吏。君獨棄去，不顧太平。興國二年，詔求李氏時故吏，所在敦遣。君始至京師，以為鄆州平陰主簿，歷益州成都令、陝州錄事參軍、襄州之宜城、洋州之真符、福州之連江、楚州之鹽城、耀州之同官。軍後為零陵令，以祥符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道卒于揚州。享年七十有六。夫人伏氏能讀書史，有賢行。後君十有四年以卒，享年八十有二。子男二人，長曰明，早卒。次曰中復，今為起居舍人。以景祐三年十有一月甲子，合葬君夫人于南康軍都昌縣之長城。君

學春秋通三傳，其臨大節，知所守。當五代時，僭竊令裂，喪君亡國，不勝數。士之不得守其節，與不能守者，世皆習而不怪。君於此時，獨區區志不忘李氏，其義有足動人，然而亦無為君道者。考君之出處，自重不妄，宜其世莫之知，而潛德晦善，顯於後世。克有賢子，為時名臣。君以子恩累贈尚書都官，負外郎。考於令品，又得賜于其墓，以昭令德，而示子孫。於是史官廬陵歐陽脩曰：此余職也。乃為之辭曰：

世逢屯号，廉耻道缺。中國五禳号，九州分裂。朝存夕亡，号士莫守節。昧者習安号，懦夫志奪。偉哉吳君号，

凜矣其烈世莫我知子不妄自伐有韞必昭子後世而發嗚呼吳君子寓銘斯碣

居士集卷第三十五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鄭君墓銘

天禧三二一作年

劉公墓銘

得也一作定國一作

吳君墓碣

不勝數一作然而一作字

居士集卷第三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六

墓誌七首 碣一首 附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有諾字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為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為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八年而卒卒之夕飲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一作綴治其

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一作豐侈而必精以
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
卑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客止必怡
微容作以和吾窮於世矣心有不惟信於聖其出
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
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
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
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
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
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豈其

屈已下之耶惟以一作道德得焉故合者尤寡一也
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
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
蝗如此我為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
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也嗚
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
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為可貴歿而得
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
勤也若此子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
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于高郵梅氏

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岸一作斷谷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

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歸一作土魂氣則作

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為安

萬壽縣君徐氏墓誌銘并叙

河東都轉運使天章閣待制施君卜以慶曆五年三月某日葬其夫人萬壽縣君子蘇州吳縣三讓鄉之陸公原以來請銘夫人姓徐氏世家通州之靜海七歲喪其母哀不自勝泣曰母女所恃以生者也無母

其復能生因欲投水火一無其父兄力止之既長事

其繼母則以孝聞年若干歸于施氏逮事其姑綉縫

烹飪必以身蚤暮寒暑飲食必以時姑亡哀毀得疾

逾年而後能起生五男一女男曰遊舉進士某官知

開封府太康縣曰述曰述嘗將作監主簿曰迥曰遊

尚幼女曰錦娘慶曆三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河

東之官舍享年四十有三夫人之生也事其繼母及

姑皆稱曰孝及其改也其夫之稱曰吾妻助我而賢

其子之幼者曰吾母慈我其長者之稱曰吾母不以

愛怠一作我而以成人勗我使我至於有立凡施氏

外內婚姻宗族之稱者曰夫人遇我有禮而仁至于
妾媵左右之稱者亦曰夫人於我仁而均嗚呼夫人
之行至矣其勤而有法其施之各有宜可謂賢也已
若夫男子見于外其善惡功過可舉而書至於婦德
主內自非死節殉難非常之事則其幽閒淑女之行
孰得顯然列而詩之以示後惟視其所稱與其所思
則其賢可知矣施君名昌言此三字有以明識
其稱曰施君則夫人之夫此三字有以明識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
諱某以尚書都官負外郎致仕夫生而其善可稱未
幾而遺思之深也悲夫銘曰

於惟夫人東海之華始來施氏有此室家為婦為母
勤孝勞劬有女昔祿今婉其裾子綬煌煌弟長相趨
天爵之高榮及親踈厥家已成而獨不居千里之遠
歸魂東吳銘以哀之已矣嗚呼

長沙縣君胡氏墓誌銘并序

故太子中舍張君諱某之夫人曰此無長沙縣太一有
君一作胡氏胡氏世為某一作郡一作縣一作某一作人父諱震官至
刺史夫人年二十七以婦中舍君君時為融州司理
叅軍歷潭州寧鄉縣尉鳳州兩當福州寧德一作兩一作
縣令以卒夫人之為婦也以勤儉恭肅主張氏之祭

饋而睦其內外之宗姻生子此無男二人女一人男

曰大年大有皆舉進士一無此大年今為鄭州原武

縣令大有祕書丞女適邵陽縣令錢奕夫人之為母

也以禮義慈嚴教育其子故其此無男也有立而克

嗣其世女也適於人而宜人之家為婦為母之道無

不備而成其夫之家享其子之祿以其年某月某日

疾卒享年七十有五又用其子之恩追封長沙縣

一有君嗚呼一有夫可謂榮矣合君先以二字無此

其年某月日卒葬于某州某縣某鄉夫人二字無此以

其年某月某日一有奉夫合葬于中舍君之墓銘曰

婦德之備功施也一作內銘昭其幽以法後世

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太中大夫尚書屯田郎中上柱國王公諱利之夫人

曰李氏李氏世家湖南其父諱昭文官至國子博士

贈工部侍郎夫人年二十二歸于王氏用夫封隆平

縣君後以其子徙封長壽縣太君夫人為李氏女事

後母以孝聞及為王氏婦一有以事父逮此無事其

舅姑其舅姑嘗稱夫人以誠諸婦曰事我者當如此

又以誠其諸女曰為人婦者當如此其為母也有三

男三女及其老也鼎為職方員外郎震太子中舍復

太常博士三子者皆有才行而復尤好古有文聞于
當世女皆有歸孫男六人曰夷仲曰虞仲曰于仲曰
南仲曰武仲曰延仲女五人一亦婦人矣餘尚幼夫
人享年八十有六以慶曆七年七月十日終于京兆
子復之官舍用明年二月十七日合葬于河南洛陽
大樊原王公之墓夫人於王氏積行累功其德備矣
不可以編書德可謂備矣書其舅姑之所嘗稱者以
見其為婦之道書其子之賢而有立以見其為母之
方書其子孫之衆壽考之隆以見其勤于其家至于
有成而終享其福之厚嗚呼於夫人無不足矣而其

子若孫皆曰未也謂必有以示永久而不沒者字庶
幾以慰無窮之哀乃來請銘以葬其子之友廬陵歐
陽脩為之銘曰

家成于勤德隆以壽歸安其藏以昌厥後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并序

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號略揚公
之夫人曰廣平郡太君張氏其先青州人後徙為開
封人也揚公諱大雅以文行知名於是號有清節夫
人佐公以勤儉治其家教子弟和宗族皆有法公以
明道元年四月某日薨後二十有四年至和二年六

月某日夫人以疾卒于高郵以嘉祐元年十二月某日葬于杭州錢塘縣履泰鄉湖西村靈隱山祖塋之西夫人曾祖嗣當五代之亂不顯相平舉三禮太宗皇帝為晉王署平押衙為人剛果有智謀以此尤見親信官至三司鹽鐵使父從古在宅副使景德中以殿直從李繼隆軍擊契丹繼隆戰敗從古入見陳繼隆所以敗之狀其言甚辯稱首會宜州蠻叛乃以從古為供奉官守宜州從古招降叛蠻秩滿罷去以內殿崇班馮勵代之蠻復叛攻宜州斬勵而去告邊吏曰得張侯守宜州我則聽命即復遣從古守宜州凡

七年蠻無事從知澧州而宜州人陳進反攻嶺南驛召從古以為巡撫副使與賊戰宜州斬首萬餘級已破進留宜州以法平宜人為立廟于州北韓婆嶺慶曆中蠻賊亂宜州文宣桂轉運使杜杞禱兵于廟下更其名曰制勝鎮至今宜人祠之蓋楊氏自漢以來世有令譽迨公千餘歲常有顯人而張氏威烈信于一方楊氏以德張氏以功合二族之美而夫人為淑女為賢婦母享年六十以壽終公先娶漳南縣君張氏生子二人曰洎虞部員外郎曰潛殿中丞女三人長適國子博士素成師次大理寺丞李嚴次殿中丞

溫嗣良夫人生子男四人曰泳大理寺丞曰漸奉禮
郎曰沅太子中舍曰渢衛尉寺丞有女一人歸于脩
文之適李氏者今封武原縣太君餘女及潯沔漸皆
先夫人而亡孫男十四人嗚呼惟德與功與賢法皆
宜銘銘曰

有邑清河遂開其邦又徙南陽皆以夫榮後用子封
京兆廣平宜其夫子有淑其聲子孫之思考德有銘

渤海縣太君 高氏墓碣

故尚書兵部員外郎 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直公
之夫人姓高氏宣州宣城人也父諱惠連官至兵部

郎中母曰廣陵縣君句氏陽夏公諱絳姓謝氏夫人
有子曰景初景溫景平景回女一早卒次適上虞縣
令王存次適大理寺丞李慶厚次若干人未嫁寶元
二年陽夏公卒于鄧州以其年八月某日葬于某所
後若干年夫人隨其子某官于某州以其年某月某
日卒于官舍遂以其年某月某日合葬于公之墓夫
人初以夫封文安縣君後以其子封渤海縣太君謝
氏世為名族而陽夏公尤顯聞於時初公與子俱官
于洛陽而公之父太子賓客諱濤尚無恙其于景初
景溫方為童兒景平始生二三女子皆幼予日至其

家進拜賓客見其鬢髮垂白衣冠肅潔貌厚而氣清
壽考君子也退而與陽夏公遊見其年壯志盛偉然
方為一時名臣而諸兒女子戲嬉罇席之間者皆頽
發而秀好於是時夫人以孝力事其舅為賢婦以柔
順事其夫為賢妻以恭儉均一教育其子為賢母後
二三年賓客薨于京師又五六年陽夏公卒于鄧又
十餘年景初景溫景平皆以進士及第景初為某官
景溫某官景平某官夫人於其舅與夫為婦之禮備
於其子立家之道成享年若干以卒嗚呼子始銘賓
客又銘陽夏公今又書夫人之事于碣殆見謝氏更

一世矣其為之書也宜得其詳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太常丞致仕吳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濰州北

海人也皇考二字一諱訂舉明經不中後為本州助

教夫人年二十三歸于吳氏天聖元年六月二日以

疾卒享年三十有七夫人為人孝順儉勤自其幼時

凡於女事其保傅皆曰教而不勞組紉織紝其諸女

皆曰巧莫可及其歸於吳氏也其母曰自吾女適人

吾之內事無所助而吳氏之姑曰自吾得此婦吾之

內事不失時及其卒也大常君曰舉吾里中有賢女

者莫如王氏於是娶其女弟以為繼室而今夫人戒其家曰凡吾吳氏之內事惟吾女兄之法是守至今而不敬矣夫人有賢子曰奎字長文初舉明經為殿中丞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第一有禮今為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夫人初用子是進封福壽一作壽昌縣君其後長文貴顯以夫人為請天子曰近臣吾所寵也有請其可不從乃特追封夫人為北海郡君長文號泣頓首曰臣奎不幸竊享厚祿不得及其母而天手寵臣以此俾以報其親一作報臣奎其何以報當是時朝廷之士大夫吳氏之鄉黨鄰里皆

咨嗟歎息曰吳氏有子矣嘉祐四年冬長文請告于朝將以明年正月丁酉葬夫人于鄭州之魚山一作龍山以葬五字魏夫人生三男曰奎奄冒今夫人生一男曰參女三人孫男女九人曾孫女二人銘曰奎顯矣奄早亡胃與參仕方強以一子榮一鄉生雖不及歿有光孫曾多一作有後愈昌

長安郡大君盧氏墓誌銘

長安郡大君盧氏尚書刑部侍郎恭公諱綉之夫人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襄之母也治平三年十月某日卒於杭州之官舍享年九十有二嗚呼可

以為壽矣夫壽者洪範所謂五福也福者百順之名也故離之雖為五必合而不闕其一然後為福之備也蓋五者其一在人曰德而其四在天必有其一於已然後能致其四而有諸已者或厚或薄故其所致亦有備有不備焉夫老而貧且病者是人之所以哀非福也壽且富康而無德以將之謂之賊與不仁非福也三者具而又有德而死非其命者謂之不幸非福也故曰必不闕其一然後為福之備者惟夫人有之夫人在父母家養其親以孝其歸于祭氏也其舅姑老事之如其親其歸寧於父母也能使其四者姑不見

三日必涕泣而思其事長慈幼既儉且勤久而宗族和鄉黨化其亡也隕自餘杭至里閭親戚哭之徃徃有過乎哀者問之皆曰夫人於我有德而人人各有之焉嗚乎可謂賢也已夫人生四子其三皆早卒而端明君第二子也獨顯赫為時名臣自為諫官知制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三司使間出知泉福二州福建路轉軍使出入清要光華寵榮以為其親之養如大人享此者蓋三十有六年端明君已顯貴天子嘉之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於是有冠帔之錫夫人平生少疾病緝老而耳目聰明食生飲寒如壯者

晚從端明君于杭州極東南富麗海陸之珍奇以為
娛樂之奉而奄然以其壽終其於五福可謂不闕一
矣方夫人之盛時凡為人子者幸觴壽其親莫不以
夫人為祝而不幸榮不及養者必仰天怨吁謂薄厚
不均以不得知夫人為恨蓋不知夫有諸已者厚故
能致其福之備也夫人泉州惠安人也曾祖諱某祖
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其三子早卒者曰丕不及仕曰
高太康縣主簿曰奭福州司戶參軍女二人皆適士
族孫六人曾孫三十餘人嗚呼盛矣某氏之後其又
將大興乎銘者所以昭德而示後也於是端明君之
友人廬陵歐陽脩為之銘曰
維治平四年十有一月某日孤子襄祔其母夫人廬
氏于先君之墓其縣仙遊其里慈孝其田半井其固
其安其千萬年之永

居士集卷第三十六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興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謝氏墓銘 居貧一作吾貧

徐氏墓銘 千里一作萬里

胡氏墓銘 鳳州二字上一有又為二字

李氏墓銘 于仲一作平仲

居士集卷第三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七

墓誌一十七首 空室

皇後姪衛州防禦使遂國公墓誌銘

惟遂昭裕公宗頽字希聖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鄆國公允成之長子初除西頭供奉官筮內殿崇班禮賓崇儀副使六宅使改左屯衛大將軍封州刺史遷左金吾衛大將軍領復州團練使左屯衛大將軍領郢州防禦使拜衛州防禦使公好學通王氏易喜為詩藏書數萬卷性聰敏多能至於琴奕之藝佛老之說所學必通履

行脩謹未嘗有過失每燕見侍上讀易賦詩數賜器幣詔書褒美嘗召宴大酒樓賦裸玉詩為諸皇子弟一上尤嘉賞賜繒絲二百段有詩集十卷至和二年九月壬戌以疾薨享年四十有八初其疾也上遣中貴人押國醫治之既薨輟視朝一日勅有司具駕將視其喪以雨不克遣中書父厚加賻卹乃贈昭信軍節度使大常考行謚曰昭裕權厝于東法濟寺夫人太原郡君郭氏燕王後義之裔孫子男三人長曰仲連右千牛衛將軍次曰仲丹仲筠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女四人長適左侍禁潘若且今亡次適內

殿承制閭門故侯郭士選次

一作其

二亦字亡以吉和祿

五年十月乙酉墓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而通行益修中充實外譽優見於言帝所褒雖不克施於事斯可以銘諸幽

皇從姪鈞州團練使安陸侯墓誌銘

安陸侯宗訥字行敏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第三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承制改右千牛衛將軍領茂州刺史天子祀明堂維思遷鎮鈞州團練使至和元年八月癸卯以疾卒享年四十有六天子

懷州贈安州觀察使追封安陸侯權厝於薦嚴佛寺
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塋於河南永安縣夫人長樂郡
君董氏子男五人其二早卒次仲誠右千牛衛將軍
二人尚幼未名女八人長適右侍禁蔚世庸再適右
侍禁郭昭簡公亡次適左班殿直劉起次適陳敷今
亡次適王整次適董昭遜次適張經今亡次適程翼
皆右班殿直最幼入太和宮為道士惟侯學知為詩
好義喜施性端謹能修容止進退有法未嘗少懈銘
曰
思無邪容則莊蔚然有儀人所望學而不正久愈彰

銘昭厥美示不忘

皇從遜不領軍衛大將軍陳平侯墓誌銘

惟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之曾孫右屯衛大將
軍昌州團練使贈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
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第二子金紫光祿大夫
檢校國子祭酒右領軍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輕車
都尉天水郡開國侯世勳字仲源幼好學不驕富貴
以清節自勵尊重師友執經問道無倦色嘗自銘其
器物起居寢食視之喜為詩工書亦通浮屠說平居
一室蕭然終日無所營欲世咸知其賢初為殿直歷

左右侍禁改太子右衛率府率遷左領軍衛將軍天
子祀明堂推恩為本備大武將軍嘗寧具元康定間趙元
昊叛西遣用兵侯率宗室七人詣闕自言願效用上
深嘉獎至和二年七月癸未得疾神色怡然與諸昆
弟談論不輟是日卒享年四十贈博州防禦使追封
博平侯天子悲思不已為飛白字六日世勳好學忠
孝以褒之夫人金城縣君王氏子男七人五早卒在
者二人曰令晏右千牛衛將軍令歲太子右監門率
府率女二人長適右班殿直王戡次平卒以嘉祐五
年十月乙酉葬于其所銘曰

富貴不動其心生死不渝其色惟性之安惟學之力
孰云不壽永昭厥德

皇後姪原州刺史高密侯墓誌銘

惟高密侯宗師宗靖之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
至元份之繇濮王允讓之第七子明道元年為右侍
禁遷左侍禁改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累遷金紫光
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
御史騎都尉封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居三歲
遷右監門衛將軍兼御史大夫轉勳上騎都尉進爵
子加食邑三百戶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右領軍衛太

仁

將軍轉勳輕車都尉進爵伯加食邑三百戶天子有
 事于南郊推恩轉勳上輕車都尉進爵侯加戶四百
 至和元年五月領康州刺史嘉祐元年十月甲子暴
 疾薨于家享年二十有九贈密州觀察使進封高密
 侯惟侯沈靜寡言實任好學未嘗有過失夫人濮陽
 郡君吳氏生男一人仲廩太子右門率府副率女三
 人尚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
 曰
 好仁而靜敏學而明雖不永年而垂令名卜安于此
 其固其寧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廣平侯墓誌銘

廣平侯宗沔字上善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
 份之孫濮王允讓之第二子初授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監門率府率兼監察御史
 武騎尉遷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轉勳上騎
 都尉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左監門衛將軍轉勳輕車
 都尉天子有事于南郊推恩轉上輕車一有都尉二字天水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明年二月甲辰以疾卒享年
 三十贈洺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權厝于承天佛寺
 惟侯為人明敏好學能為文辭娶高氏封仁壽縣君

子男二人仲足仲霄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以
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性之明學有方壽不隆永以藏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墓誌銘

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化軍節
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
子曰右監門衛將軍贈右武衛大將軍世衡字夏卿
母曰平原郡夫人朱氏世衡生早孤而平原夫人教
之以學性沈敏自為童見不好弄既長好學問通周
易孟子喜為詩暇則學射法而已在諸昆弟為最幼

最

而尤以孝悌見稱初補殿直改太子右衛副率天子
祀明堂推恩拜右監門衛將軍累遷至金紫老樛大
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柱國天水縣開國伯
食邑九百戶嘉祐四年六月丙寅以疾卒享年三十
有一娶王氏太原縣君子男二人分展今持皆率府
副率早卒女一人尚幼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
南永安縣銘曰

學問以為文孝悌以為本其華已榮而實斯殞銘以
藏之以昭其勲

皇從孫右屯衛大將軍武當侯墓誌銘

惟武當侯世宣吳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國軍節度使
奇國公惟忠之孫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從
諱之子母曰大寧郡君慕容氏惟侯生於富貴而不
言為騎後少好學喜購古書奇字過人畢恭事親孝
標累官至左傳曰屯衛大將軍嘉祐三年五月己卯
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六初娶天水縣君王氏再娶金
城縣君張氏子男大人長曰金輝左千牛衛將軍次
曰令進今構令愔皆太子右內率者副率其二幼未
名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內水安縣以天水
縣君祔焉銘曰

孝行之本謙德之恭壽胡不隆閱此幽宮

安陸侯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墓誌銘

夫人姓賈氏曾祖廷瓌累贈左神武大將軍祖官至
四方館使昭州團練使父德滋前左班殿直夫人以
選歸于安陸侯宗訥至和元年五月乙卯以疾卒享
年三十有六權厝于薦嚴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
酉祔安陸侯以葬銘曰
配德惟諧卜歲斯吉其固其安于此室

雍國大夫人馮氏墓誌銘

雍國太夫人馮氏者皇兄右千牛衛大將軍贈永清

軍節度觀察留後臨汝侯惟和之夫人襄州觀察使
襄陽侯從誨寧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宣城公從審之
母曾祖暉靜難軍節度使衛王祖繼業定國軍節度
使贈中書令父訥西上閤門使馮氏自衛王仍世守
西邊有功載國史夫人生將家孝謹柔明動不踰禮
以世族選為臨汝侯諱休之配居十有二年而臨
汝侯卒夫人居喪哀毀真宗嘉其行特封譚國夫
人以褒寵之夫人益自勵衣服飲食務為儉薄居處
嚴潔未嘗下堂雖家人亦罕得見喜誦浮屠書皇祐
五年正月癸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七退封雍國太

夫人子男二人從誨後審也女五人長適東頭供奉
官宋宗頹次早七次以疾廢為比丘尼次適供備庫
使姚宗望次適西頭供奉官宋從政孫男十一人世
遠世儀皆大將軍世英世堅世及世開世卿世肱皆
衛將軍世偉世統世仍皆太子率府率重孫九人令
驥令晃一作皆率府率令戈令甲令績一作令課令
淳令收令僉皆副率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
臨汝侯之墓銘曰

世高勳選賢配進國爵褒行懿加大名由子貴壽考
隆銘不墜

東萊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誌銘

皇從姪故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夫人曰平原郡夫人米氏贈太子太師承德之曾孫橫海軍節度使信之孫內殿崇班閭門祇候繼豐之女夫人年十七選配東萊侯累封平海郡君子男六人長曰世安贈左一作驍衛大將軍一作曰世融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次曰世昌右衛大將軍次曰世規右監門衛將軍次曰世猷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早亡次曰世衡贈左武衛大將軍次三人長適左侍禁劉希正次適內殿承制王說次適左侍禁陳宗誨孫男十二

人皆諸衛將軍夫人將家子有賢行東萊之七諸孤尚幼夫人始家訓子皆有法皇祐元年二月癸酉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一追封平原郡夫人權厝于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東萊侯之墓銘曰門以勲高配以賢求撫孤教善內德以優永揚其懿以閱諸幽

韓國公夫人太寧郡君慕容氏墓誌銘

夫人姓慕容氏贈太保章之曾孫贈中書令河南郡王延劉之孫太子率府率德正之女河南王有功於

國為時名臣夫人以賢女選為韓國公從藹之配
公彰化軍節度使舒公之子事其親以孝而夫人承
其夫以順事其舅姑以禮下其妾媵以仁撫其子無
嫡庶以均故其內外宗姻莫不稱其能封太寧郡君
至和元年正月戊寅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六子男十
人長曰世豐贈右驍衛大將軍次曰世宣贈均州防
禦使次曰世準世雄世本世綱皆諸衛將軍次曰世
岳世猷世庸齊皆太子率府副率女三人長適高
允懷次適張承訓次適鄭偃皆右侍禁餘皆幼以嘉
祐五年十月乙酉舉夫人之喪合塋于韓公之墓銘

曰
承夫以順為婦以勤逮下以恩愛子以均以成厥家
以播其芳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李氏墓誌銘

惟右監門衛將軍世堅之配曰李氏天雄軍節度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侍中贈中書令隴西郡王繼
勲之曾孫崇儀副使守微之孫東頭供奉官舜舉之
女惟李氏世為將家功在國史餘烈遺德是生賢如
夫人年十有五以選配世堅惟孝與順以事其親以
佐其夫惟禮與義以正其躬以全其節歸于世堅也

凡若干年而世堅卒無子夫人自誓不嫁宗族敦迫
其中益堅凡七年當皇祐五年六月庚辰以疾卒于
寢享年二十有三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世
堅之墓銘曰
婦德之休惟先順柔及其大節有不可奪刻銘幽陰
以永芳烈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金堂縣君錢氏墓誌銘
夫人姓錢氏餘杭人也曾祖吳越忠懿王愀祖衛州
防禦使惟演父文思副使象與錢氏自五代以來尊
中國效臣順世稱其忠子孫蕃昌至今不輟夫人生

於盛族孝謹勤儉性巧慧喜字書年十有四以選為
右監門衛將軍世準之配封金堂縣君嘉祐二年九
月庚子以疾卒享年二十有八子男二人令驪令烜
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亡女三人皆尚幼以嘉祐
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生宜其室歿安其藏銘昭其昧以永不忘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武昌縣君郭氏墓誌銘

并序

夫人姓郭氏曾祖恕右千牛衛將軍祖遵式洛苑使
父昭晦一作左侍禁夫人聰明孝謹能讀書史善書

畫喜浮圖之說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
覃封武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令辟太子右內率府
副率餘皆幼未賜名夫人以嘉祐二年十一月丁亥
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三權厝于奉先佛寺以嘉祐五
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行之情學以明德施於內銘告諸冥

右監門將軍夫人東陽縣君鄭氏墓誌銘

夫人姓鄭氏曾祖誠贈定國軍節度使祖崇勳贈左
屯衛將軍父從範內殿崇班夫人以選歸于皇從孫
右監門衛將軍世智封東陽縣君生子男三人長白

令唐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次未名卒次令初太
子右內率府副率夫人為人孝謹節儉喜誦浮圖書
至和元年八月戊戌以疾卒享年十有九以嘉祐五
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儉以行其躬孝以事其親以是貽其子孫

右屯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慕容氏墓誌銘

永安縣君慕容氏者皇從孫贈右屯衛大將軍仲寒
之配也曾祖隱贈左千牛衛大將軍祖興號州團練
使父守恩左班殿直年十七選為屯衛之配有子二
人長曰士潔太子右監門衛率府率早卒次士發太

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一人尚幼夫人以嘉祐三年三月丙戌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五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仲塞之墓銘曰

選以賢配封以夫貴歿而從之安此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周氏墓誌銘并序

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替之夫人曰永安縣君周氏曾祖景左領軍衛上將軍累贈尚書令祖瑩天平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使父普西涼院使夫人以慶曆五年選為監門之配勤孝柔仁克有婦道生一男曰太子右內率府率令儀女三人皆幼夫人以嘉祐二

年二月庚午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九五年十月乙酉

葬于河南永安之原銘曰

山川既佳日月惟吉惟永其安其哉其密

居士集卷第三十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皇從孫遠國公墓銘諸皇子是

賈氏墓銘祖官至關其名

慕容氏墓銘

子男十人

今止書九人世庸注一作世庸恐在十人之數

國朝故事宗室宗婦初亡皆權橫京城之僧寺遇
葬尊屬乃啓殯從行嘉祐五年十月三十日葬皇
兄濮安懿王以向傳式為護葬使於是分命近屬
宗懿隨護三祖下宗室宗婦同時附于西京及汝
州路例差翰林學士分撰誌銘此卷合附內制集
今從其舊不敢易

廿九景

居士集卷第三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八

行狀二首

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
東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為學初作詩已有動人
語今相國李公見之大驚謂公之身考曰兒有大志
宜善視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居
其次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采賈誼置噐之說試禮部
所奏士讀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噐也凡
貢士當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

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
有法天子為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初拜將仕郎
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太守諸本王臻治政嚴急喜以
察盡一作為明公務為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為之不
寬逾年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偽稅印為姦利者
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
無■逃此所謂法出而姦生者邪是為政者之過也
為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濰人皆
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為善人由是風化大行天禧
二年還京師當召試時大臣有用事者意不悅公居

數月不得召久而天子記其姓名趣使召試拜著作
佐郎直集賢院階再加為宣德郎勳騎都尉主判三
司開圻司賜緋衣銀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勳上騎
都尉今天子即位遷右司諫真宗新棄天下天子諒
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
拒不往益堅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已連
黜公歸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而至於此豈宜為權臣
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嘗為其用者皆
恐懼獨公終無所屈未幾同修起居注又拜尚書禮
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賜服金紫改

三司戶部度支二副使轉勲輕車都尉借給事中奉使契丹天聖八年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會靈宮判官充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賜爵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太后修景德寺成詔公為記而宦者羅崇勲主管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為記當得參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勲怒讒之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出為西京留守是時魯肅簡公方參知一無政事爭之太后前卒不能留以親便求改密州遭歲旱除其公田之租數千石辨本字強又請悉除京東民租弛其鹽禁

使民得賈海易食以救其飢東人至今頽之皆曰使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飢者蔡公也徙南京留守進爵侯增邑戶五百為一千階朝散大夫召還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流內銓遷給事中勲護軍增邑五百為千五百戶在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揚太妃為太后垂簾聽政議決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固止不追班太妃卒不預政止稱太后於宮中復為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京師有指荆王為飛語者內侍省得三司小吏

鞞之連及數百人上聞之大怒詔公窮治迹其所來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為京師為之恐動公以謂繆妄之說起於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荆王危疑之心奏疏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奏止笞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安拜樞密副使進爵公增邑戶五百為二千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為叛蠻不可納宜還其部公獨以為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內之荆湖賜以閒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無訛部苟散入山谷當為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

蠻果為亂殺將吏十餘人宜桂以西皆警朝廷頗以為憂景祐元年遷禮部侍郎參知政事二年賜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勳柱國郭皇后廢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宮為后公爭之以為不可自辰至巳辨論不已上意稍悟遂還其家河決橫隴改而北流議者以為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果順其所趨以導之可無澶滑壅潰之患而具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澶滑果無患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搔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

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為正人搢紳之士倚以為朝廷重三年頻表一有解職不許明年遂罷以戶部侍郎歸班改賜推求字誠保德功臣勲上柱國久之出知潁州寶元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于官公在潁州聞西方用兵惻然有憂國心自以待罪外邦不得盡其所懷使其弟稟言西事甚詳公之卒故吏朱宋至潁潁之吏民見宋有號泣拜筓於馬前指公嘗所更歷施為曰此公之迹也其為政有仁恩所至如此平生喜薦士一有辨如揚借郭勸剡隨龐籍段少連比比為當世名臣公為

人神色明秀頰眉如畫精學博聞寬大沈默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其莅官行已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謹按贈兵部尚書於今為三品其法當謹敢告有司謹狀

司封會外郎許公行狀

君諱敏字景山世家歙州少仕為唐為監察御史李氏國除以族北遷獻其文若干篇得召試為汲縣尉冠氏主簿凡主簿二歲縣民七百人詣京師碩得君為令遷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事數上書論北邊事是時趙普為相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三壘中壘

滿轉出而焚之未嘗有所肯可獨稱君為能曰其言
與我多合又二歲彼江華令未行轉運使樊知古薦
其材拜太僕寺丞廢勘錢帛糧草監永成和羅知海
陵監三歲用監最迂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監泗州
排岸司遷贊善大夫監永興軍推貨務遷太常丞知
鼎州州雜蠻獫狁以攻劫為生少年百餘人私自署
為名號常伺夜出掠居人居人惡之莫敢指君至而
歎曰夫政民之庇也威不先去其惡則惠亦不能及
人君政既行盜皆亡入他境約君去乃還遷國子博
士奉使兩浙江南言茶鹽利害省州縣之役皆稱肯

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頃
世傳漢蕭何所為君行壞堰顧其屬曰鄴侯方佐漢
取天下乃暇為此以溉其農古之立事者有以利民無
不為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
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君益不懈程成
歲穀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遷尚書主客員外郎
京西轉運使徙荆湖南略荆湖南接谿洞諸蠻歲出
為州縣患君曰鳥獸可馴况蠻亦人乎乃君其酋豪
諭以禍福諸蠻皆以君言為可信訖三歲不以蠻事
聞朝廷君罷來朝真宗面稱其能會有司言荆南冬

不治真宗拜君度支使外郎知府事荆南鈐轄先路
兵馬於荆湖為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選以材用
真外郎自君而始明年遷司封真外郎賜金幣徒知
揚州州居南方之會世之仕宦於南與真死而無歸
者皆寓其家於揚州故其子弟雜居民間往往倚權
貴恃法得贖出入里巷為不法至或破亡其家君捕
其甚者笞之曰此非吏法乃吾代汝父兄教也子弟
羞媿自悔稍就孝問為善人風俗大化歲滿在道得
疾卒于高郵君少孤事其母兄以孝謹聞常戒其妻
事嫂如姑而未嘗取先其兄食衣雖弊兄不易衣不

敢易初違命候遣若

惟岳當從以其家屬

家為嫁其女數人李

還惟岳歷官四十年

初在偽唐數二書言

金陵李氏

氏患之以

即聽命已

兵之地留

吾當入白

不治真宗拜君度支使外郎知府事荆南鈐轄先路
兵馬於荆湖為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選以材用
真外郎自君而始明年遷司封真外郎賜金幣徒知
揚州州居南方之會世之仕宦於南與真死而無歸
者皆寓其家於揚州故其子弟雜居民間往往倚權
貴恃法得贖出入里巷為不法至或破亡其家君捕
其甚者答之曰此非吏法乃吾代汝父兄教也子弟
羞媿自悔稍就孝問為善人風俗大化歲滿在道得
疾卒于高郵君少孤事其母兄以孝謹聞常戒其妻
事嫂如姑而未嘗取先其兄食衣雖弊兄不易衣不

敢易初違命候遣若
惟岳當從以其家屬
家為嫁其女數人李
還惟岳歷官四十年
初在偽唐數上書言
金陵李氏
氏患之以
即聽命已
兵之地留
吾當入白

戰果敗死
自立於時
能稱於其

居士集卷

熙寧五年秋七月

紹熙二年三月

蔡公行狀詩已有併有

許公行狀

全惟岳全
金本

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九

記十首

泗州先春亭記

景祐三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
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
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為萬有九千二百
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
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
知是為政者之私我也不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
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上

寶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
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符侯堂之亭新之為勞
饑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
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
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為舟者
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舊一有暇其乎
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為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
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為政也
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汙小客
至不授館弱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

舍寄寓皆三代為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為禦
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
後思自休焉故曰知為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
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
其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為大故子記其大者詳焉

夷陵縣至喜堂記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此一無有椒漆紙以通商賈
而民俗險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
鱸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為而至地僻
而貧故夷陵為下縣而峽為小州州居無郭郭通衢

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
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審
廩區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不其覆皆
用一作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
此無尾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荆以
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
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環覽
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為瓦屋別竈廩異人
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勅書
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諫功畢某有罪來是邦朱

公於某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為至縣舍釋其屢
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為疏絜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
心豈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
地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
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
其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
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
有九十里故為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
代至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
作少竊而今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摘柚茶筍四時

之味江山美秀而色居纏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為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歲其壁夫令雖早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
一作使後來有考

峽州至喜亭記

蜀於五代為僭國以險為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董秦鳳

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眾水出三峽為荆江傾折而直捍怒鬪激束之為湍觸之為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迹故凡西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思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為險且不測如此矣陵為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湮漚舟拜相賀以為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為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為行人之

喜幸夷陵固為下州廉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
政不足為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
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
者矣自公之來歲數人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
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
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御書閣記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宮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
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為
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

山異迹而尤好書法開登真有開卷時觀賜字甚奇
乃取至京師閱焉久而還之又賜御書飛白字使
為其後登真次次獨飛帛書存康定元年道士某知
一探其秘笈一作以市工材悉復宮之舊建樓着手
尺必藏賜書子之故人處士任君為予言其事來乞
文以志之一作餘講而不懈予所領職方衆掌天下圖
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
其說皆然乃為之記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
為其徒者常相讖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
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勢為拒守而乃反自相攻

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
鑿而然邪故其代為興衰各繫於時之好惡雖善辯
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
其為事同焉然而佛能籍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趣
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仙飛化之術
其事實深不可質究則其為此無常以淡泊無為為
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為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
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
於其徒者哉知一是已慶曆二年八月八日廬陵歐
陽脩記

畫舫齋記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
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
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為明其
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
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嶺翠佳花美木
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
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
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
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

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
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
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徃徃一作或一叫號
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
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
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
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二無此飽廩食而安
署居追一作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龍一作白
字之出沒波濤之洶歟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
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

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
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
波傲然一無此枕席之上一日而一無此千里則舟之
行豈不樂哉一作試顧予誠有所未暇而一作今解之
謂尤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口不宜予友
祭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
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此一撫置于壁
壬午十二月十二日書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

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
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
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嘗與晉戰
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
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用一作皆怒而有怠心而梁
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
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
矣悲夫五代終始纒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
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
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

膏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
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
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
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
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瑄怒未
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
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
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
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
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子以往

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此字無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數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

之所為，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一有善用槍，嘗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二字一作否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

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
後而歸其人使藏之一有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摯故
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
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
其礼七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
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
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變伯夷周
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

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

以為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

師則字有又取孔子門人之高第曰頌回者而配焉以

為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

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更

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

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

為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

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祠

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山為盛甚者

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與及示之禮以迎尸酌卷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雷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亦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若怠焉因以為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二無此四字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

禮樂崇

一作

儒術以文

太平之功

以謂王爵未足以

尊夫子

又加至聖之號

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

縣而吏或不能論上

一有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

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

穀城令狄

君栗為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

大其

正位為亭舍於其旁

歲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

亭然後

一作考制度

一作為俎豆

遊筐罇爵簠簋凡

若干

一作

凡以與其邑人行事

一本大宋之與至謂

之急一段載于此

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

朞月稱治又能載國典

修禮興亭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

修禮興亭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

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

朞月稱治又能載國典

修禮興亭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

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

朞月稱治又能載國典

修禮興亭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

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

朞月稱治又能載國典

修禮興亭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

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

朞月稱治又能載國典

謂有志之士矣

吉州李記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間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李置李官之奠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李嗚呼盛矣李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李之興廢記曰匡有李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

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李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李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李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李也吉之士率其私各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李有堂筵齋講有歲本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

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孝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于吉而此字无濫官于朝廷一有字進不能贊揚明一作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孝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此字無風俗純美然後為孝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孝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一作急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孝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

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眾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豐樂亭記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其間諸滁人得於洲成一作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

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滂然而仰。此字無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一作遊，有於字。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一作按，其水考。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閔，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而孰所在？一有自字。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

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一作作，被休養。溷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此字無。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一作美。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

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慶曆丙戌六月
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陽脩記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
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
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
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無智僊也名之
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
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
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

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
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

一作潺湲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

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
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僂僂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
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漁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
冽而一作醕醕列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
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
誼誨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
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後也樹

林陰翳鳥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
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碑有
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
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御書閣記醴陵縣東有宮曰登真朝佐按長沙志
登真觀名非宮也公父名觀故其功德觀亦曰西
陽宮蓋避諱易之三十四卷胡文恭公墓誌醴泉
觀使為宮使亦以此

至喜亭記始平蜀始本無于萬里作于石本合蜀衆水

出三峽為荆江宋荆文淵峽云合蜀險與水歷相傾捍作石
舟人至此一作舟人更生朝奉郎三字下有之停留也

擢本地作拜誌作石識喜幸石本此字固為下州石本無
固為作廩與俸朱公能作獨愷悌石本作

數大豐一作登

畫舫齋記以舟名之作焉

穀城縣夫子廟記大宋之興宋興太平之功一無字

為其邑其是有志之士矣廬陵歐陽脩元玩字

吉州學記西北西南本知州事殿中本此三字下有人不

以為多石以本無人多字無人句以世家于吉作石本其入

其石本者漸石本故此字婚石本長幼石本作

至喜亭記吉州學記各有石本

豐樂亭記欲求欲無之所之一作道其有而以與民

共樂作以而

醉翁亭記宴酣之後

此卷峽州至喜亭記穀城夫子廟記再以慶曆四年宋文粹本於之尚有不同又吉州學記以校承平時閱本往往異辭疑是初稟先已傳布今錄全篇附外集十三卷之後使學者有考焉



